

全译本

世界文学名著典藏

安娜·卡列尼娜

Anna Karenina

下



[俄国] 列夫·托尔斯泰/著 易俊/译

广州出版社



世·界·文·学·名·著·典·藏

A Treasury of World's Classic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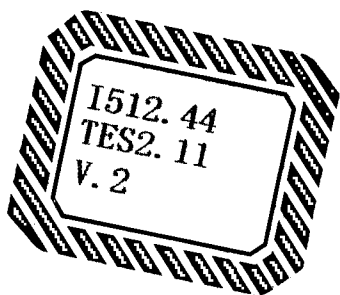
安娜·卡列尼娜

(下 卷)



[俄国]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
易俊 译



广州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娜·卡列尼娜 / (俄国) 托尔斯泰著; 易俊译.
-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6.12
(世界文学名著典藏)
ISBN 7-80731-373-0

I. 安... II. ①托...②易... III. 长篇小说-俄国-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0397 号

-----Anna Karenina-----

书 名 安娜·卡列尼娜
责任编辑 杨 斌
责任校对 王燕磊
封面设计 应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插图绘画 于世君
装帧设计 于亚琴

出版 广州出版社
(地址: 广州市大新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: 510121)
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
(地址 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
邮政编码. 510660)

规格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张 30.625
字数 754 千字 插画 13 幅
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
印数 1 ~ 8000 册

书号 ISBN 7-80731-373-0/I · 50
定价 42.00 元(上、下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。)



世·界·文·学·名·著·典·藏

Anna Karenina

第五部

•••

离斋戒节不到五个星期了，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认为，要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，是怎么也办不到的，因为时间来不及，恐怕那个时候还没有备好一半的嫁妆；但是列文的意见是婚礼延期到斋戒节以后可能太迟了，这个她也不得不同意，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有一位年老的亲伯母病危，可能快要死了，到时候，丧事就会更加耽搁婚事。因此，公爵夫人还是同意了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。她决定把嫁妆分成大小两部分，现在先把一小部分嫁妆准备齐全，以后再送来大的部分；等到婚礼一结束，新郎新娘就要去乡下，到了乡下，就不需要那大的一部分嫁妆了，这个办法就更是恰到好处。列文并没有确定他是否同意这种安排，她对他很是生气。

列文还一直处在神魂颠倒的状态中。现在，他觉得在这世上唯一而主要的目的就是他和他的幸福。有人替他打理一切，他不需要考虑和操心任何事情。至于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，他自己是没的，只是听由别人去安排，并且相信一切都会圆满。他应该做的事情，都是在他哥哥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，以及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的指点下去做的，而他所做的也不过是对他们给他的一切建议表示完全同意。他哥哥给他筹钱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劝他去外国，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开莫斯科。这一切他都表示同意。“你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我很幸福，不管你们做什么，绝对不会影响到我的幸福！”他心想。他转告基蒂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是怎样劝他们到国外去。令他大为吃惊的是，她并不赞成去国外，而且对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还有自己的打算。列文在乡下有他心爱的工作，这个她知道。

但是他看得出来，对于这个工作，她是不理解的，而且也不想去理解。虽说如此，却无妨于她把这工作看得十分重要。而且她知道他们将要在乡下定居，她明确表示要去他们居家的地方；至于国外，因为将来不会去定居，所以她不作考虑。列文很吃惊于她的意愿。不过，对于他来说去哪里都一样。因此他立刻要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去乡下，请他凭着他非凡的审美观布置好那里的一切，好像做这些事情是他理所当然的事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去了乡下，为新婚夫妇的来临布置好了一切。他从乡下回来后有一天这样问列文：“我倒是要问你，你有没有领到做过忏悔的证书呢？”

“没有。怎么啦？”

“没有的话你就不能够结婚呀。”

“哎呀！”列文叫道，“我想都没想到这一点！唔，我可能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！”

“你真有意思！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笑起来了，“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！你一定要受圣礼，你知道，不然行不通的。”

“哪天呢？只有四天时间了。”

这件事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也替他安排好了。列文就开始了忏悔。就像很多不信教、却尊重别人信仰的人一样，出席和参加教会的仪式是令列文感到很不舒服的。何况这种时候，他还正处在温柔的心境中。这种不得不做的虚伪行为，对于他来说不但是一件痛苦的事，而且也是不可想象的。在心花怒放而欢天喜地的好日子里，却要说谎或是亵渎神明。他感觉自己两者都无法做到，但又不得不去做。因为他几次三番地问过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，不受圣礼能不能够得到证书，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每次都坚决地说那是不可能的，他说：

“而且，只不过两天的工夫，这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？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又聪明老头呢。他会替你毫无感觉地拔掉那颗病牙。”

第一次礼拜仪式的时候，列文站在那里，他极力回想起他曾体验过的强烈的宗教感情，那是青年时期十六七岁时有过

的感情。但是他马上就觉得自己完全办不到。他又极力想把这看成一种习俗，毫无意义而又无聊之极，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；但是他觉得这样也不行。对于宗教，就像跟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，列文的看法也是非常不明确的。他不能肯定这就是完全错误的。所以，对于他正在做的事，他既不相信有什么意义，也不能将它当做无聊的形式而淡然处之。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期间，他感到羞愧不安，因为他正在做的事是他自己所不了解的，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那是虚伪和错误的。

举行仪式期间，他不时倾听着祈祷，竭力想赋予一些自己认可的意义；不时又感觉到他无可理解，甚至要予以反驳。于是他就竭力让自己不去听它，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，专心地思想、观察，脑海里萦绕着种种生动的回忆。

当天的日祷、晚祷和夜祷就这样做完了，第二天他比平常都起得早，早上八点钟的时候，他没有喝茶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了。教堂里只有一个祈祷的兵士、两个老太和教会执事，除此再也没有其他人。一个年轻的执事，脊背长长的，薄薄的法衣下面清楚地突显出两个肩胛骨，他走来迎接了他。又立即走到墙边小桌旁，读起了训诫。列文听着他读时，特别是他反复快速地说着：“上帝怜悯我们”，那听上去就像是说“赦免我们”，这个时候，列文感觉到自己已经关闭了自己的思想，并贴上了封条，不允许碰它，也不允许动它，要不然会陷于混乱；所以，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听他念诵的话，更不去思考它。

“她手上的表情多么丰富啊。”他想。他的记忆回到昨天，他们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。就像平常一样，由于无话可说，她一只手放在桌上，他注意到她的手反复地张开又合拢着，她自己注意到这个动作，也笑了起来。他还清楚地记得他是怎样吻了吻那只手，然后察看了她玫瑰色手心里的纹路。“又是赦免我们！”列文心想。他看着正在行礼的执事的背部的柔韧动作，边画着十字，行着礼。

“后来她也拉住我的手，察看了一番我手上的纹路。她

说了句‘你的手真美啊’。”于是他瞧了瞧自己的手和执事那短短的手。“对了，现在快结束了吧，”他想，“不，似乎又在开始，”听着祷词，他又想，“不对，要收场了。看，他已经在鞠躬行礼了。收场一般都像这样的。”

这时，有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被执事丝绒袖口里的手悄悄地接了过去。他说要把列文的名字登记上，他轻快地走上祭坛，新长靴在空寂的教堂石板地上咯噔咯噔作响。不久后，他在那里朝外面看，向列文招手。列文那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开始蠢蠢欲动，不过他立即赶走了它。“总是会结束的。”他心里想着，一边走向讲经台。他走上台阶再转右，看到了神父。神父在讲经台旁站着，翻着祈祷书。这个小老头，长着花白而稀疏的胡须，一双疲倦而和善的眼睛。他向列文稍一鞠躬，便用一贯的腔调读起祷文。读完时，他深深地弯腰行礼，向列文转过脸。

“基督不显形迹地降临了，来听取您的忏悔。”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。“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您相信吗？”神父继续说，眼神躲避，不看列文的脸，他放在圣带下面的双手合拢起来。

“我怀疑过一切，至今还在怀疑。”列文说。那种声调连他自己听起来都觉得不愉快，说完他就闭口不言了。

等了几秒钟后，神父看他还没说话，就迅速地闭上眼睛，用他带着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的口音说：“怀疑本是人类天性的弱点，但是我们应当祈求慈悲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。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罪过？”他好像为了尽量不要浪费时间，不容停顿，就补充着说。

“我主要的罪过就是怀疑。我怀疑一切，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怀疑。”

“怀疑本是人类天生的弱点，”神父重复一遍他刚才说过的那句话，“您怀疑的主要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怀疑一切，我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。”列文不禁脱口而出。他对自己一时间的失言感到惊惶害怕。但是他的话似

乎并没有影响到神父。

“上帝的存在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？”他连忙说，带着似隐似现的微笑。

列文沉默不语。

“既然您连他的创造物都看见了，怎么可以怀疑造物主呢？”神父继续用他一贯的腔调迅速说，“用日月星辰装饰天空的是谁？将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的是谁？不是造物主的话，这一切能怎么解释？”他说，询问地瞧了一眼列文。

列文感觉到，跟神父谈论哲学是不合适的，所以他只针对问题本身作了回答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既然您不知道，那么，对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您怎么可以怀疑呢？”神父困惑地说，又有点愉快的表情。

“我什么也不明白。”列文涨红了脸说，并且感到他的话很愚笨，在这种情况下不显得愚笨是不可能的。

“向上帝祷告，祈求上帝吧。魔鬼的力量很大，我们要抵抗他。就算是神父也会有怀疑，也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。向上帝祷告吧，祈求上帝吧，祈求上帝……”他着急地反复说。

接下来神父似乎在思考什么，他停顿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，上帝的儿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？”他微笑着补充道，“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啊。”

“是的。”列文回答。他想，“为什么在我忏悔时要问这个？”他为神父羞红了脸。

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神父对他说：

“您很快就会结婚，到时上帝会赐给您子孙。是不是这样？哦，恶魔在引诱你到不信教的歧途上去，如果您克服不了这种诱惑，您会让给您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？”他婉转地责备，“如果您是一个爱孩子的善良的父亲，固然，你希望让孩子享受富贵荣华，但是您还要希望您的孩子由于真理之光，从而获得精神的救赎。是不是这样？当天真纯洁的孩子问您：‘爸爸！世间的大地、江河、太阳、花朵、草儿，那些使我感到

迷惑的一切东西，都是由谁创造出来的？’您将怎样回答？莫非您可以对他说，‘我不知道’吗？您不可以不知道。因为慈悲的上帝已向您显示过了。假如您的孩子问您：‘死后等着我的是什么呢？’如果您什么都不知道，您怎么对他说？怎样回答他的问题？您要让他去受世间魔鬼的引诱吗？那是不正确的！”他说着又停住了，歪着头看着列文，目光仁慈而宽厚。

这次列文没有作出回答，并不是他不愿意和神父争辩，而是因为这样的问题，至今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；他想，离他的孩子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日子还早呢，对于怎样回答他们这种问题，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。

“您的人生进入了这样的时期，”神父接着说，“您要为自己选定一条路，要坚持下去。祈求上帝，求他慈悲地帮助您，怜悯您！”他结束说。

“愿我主上帝，耶稣基督，以他广大无边的慈悲，宽恕他的子民……”

神父就这样将赦罪的祈祷文念完，并给他祝福，就让他离开了。

没有让他说谎就结束这一尴尬的处境，这让列文心情颇为愉快。另外，他的心上还留有一种不太清晰的印象，那善良可爱的老神父所说的话，似乎并没有他之前想象的那么愚蠢，而且他话里的某些东西还值得弄明白。

“当然，并不是现在，”列文想，“而是在往后的某一天。”现在，列文有一种痛切的感觉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的痛切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里的有些地方是不清白、不干净的。而对于宗教，他抱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厌恶态度，就跟他在别人身上看出来的一样，他因此责备过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。

那天晚上，列文快乐极了，他是和未婚妻一起在多莉家度过那一晚的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听到他所描绘的兴奋心情后，说他那么快活，就似受到了训练要去钻圈的狗，它终于有所领悟，完成了别人的指令动作，然后摇着尾巴吠叫着，兴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台。

二

公爵夫人和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，所以在举行婚礼的当天，列文遵守习俗没有见他的新娘。他与他的三个单身朋友一起，在他住的旅馆里一道吃饭，他们是偶然聚到一起来。他在街上遇到了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，就拉他们过来了。卡塔瓦索夫是他大学时代的朋友，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。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，是莫斯科的保安官，也是列文猎熊的伙伴，还是他的伴郎。这次聚餐非常愉快。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很高兴地赞赏卡塔瓦索夫的创见，而卡塔瓦索夫感到自己的创见得到重视和理解，就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。奇里科夫一直活泼开朗地附和各种交谈。

“你们看吧，”卡塔瓦索夫用他在讲坛上形成的一贯的拉腔拉调说，“我们的康斯坦丁·德米特里奇，他是多么的有能耐。我说的是过去的他，因为现在的他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。他大学刚毕业时，热爱科学，富有人性情趣；现在他的才能一半用来自欺欺人，另外一半就用来辩护这种欺骗。”

“您这么坚决地反对婚姻，我从来没见过比您更坚决的。”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说。

“不，对于婚姻，我并不反对。我赞成的是分工。一部分人没有什么更好的事做，他们应当生产一些人儿，而另外的人就应该为了他们的教育和幸福去努力。我的看法就是这样。有不少的人愿意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；但我不在其中！^①”

① 引用俄国剧作家格利鲍耶陀夫(1795 - 1829)于一八二四年创作的喜剧《聪明误》中主人公恰茨基的台词。这是一部把爱情主题与社会斗争巧妙结合起来的剧作。

“要是听到您在恋爱的消息，我会无比高兴！”列文说，“那您一定得请我喝喜酒。”

“我已经恋爱了。”

“没错，他在和墨鱼恋爱！你知道的，”列文转向他哥哥说，“米哈伊尔·谢苗诺维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著作……”

“啊，不要瞎说！写什么都没所谓。事实上，我真的爱墨鱼。”

“爱墨鱼并不妨碍您爱老婆！”

“墨鱼不妨碍老婆，可是老婆却妨碍着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啊，您会知道的！您现在爱好农业，游猎，可是您等着看以后会怎么样吧！”

“今天阿尔希普来过了；他告诉我普鲁特诺村有很多驼鹿，还有两头熊呢。”奇里科夫说。

“哦，我不去，你们去把它们打来吧。”

“喏，这话不假，”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说，“从此，你可以告别猎熊事业了，因为你的妻子不允许你去了！”

列文微笑起来。他感到妻子不让他去的主意令人那般愉快，以至于他宁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。

“但是，那终究是很可惜的，他们会去捉住那两只熊，而您却没有去。您还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吗？那场打猎是多么有趣啊！”奇里科夫说。

他似乎认为列文没有基蒂也可以照样快活，列文不愿扫他的兴，因此没有讲一句话。

“为告别单身生活而要举行一个仪式是有道理的，”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说，“不管结婚让你多么幸福，对于失去的自由你总会感到惋惜的。”

“您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，像果戈理的新郎^①一样，想从窗口跳下去，你承认有吧？”

① 指果戈理的喜剧《婚事》中的人物。

“肯定有的，但他不会承认而已。”卡塔瓦索夫哈哈大笑地说。

“那好办，反正窗子开着呢……我们现在就去特维尔省吧！那儿有一头大母熊，我们可以直捣它的巢穴。说真的，我们就坐五点钟的车去吧！至于这里的事，由他们去弄好了。”奇里科夫微笑着说。

“唔，说实在的，”列文也微笑着说，“我心里找不出一丝失去自由的惋惜之情。”

“是的，您现在心里这么激动，您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。”卡塔瓦索夫说，“等您的心情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，您就会感觉到了。”

“不！照你们这么说，我虽然有了感情（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词他觉得不合适）和幸福，但却失去了自由，我多多少少总会感到惋惜吧……可是刚好相反，我正好乐意失去自由。”

“非常糟糕！你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！”卡塔瓦索夫说，“哦，让我们干一杯祝愿他恢复健康，或是祝愿他实现梦想的百分之一吧——就算那样，得到的也是人世间空前绝后的幸福了！”

客人们要抓紧时间换好衣服去参加婚礼，所以一吃过饭，他们就走了。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回忆起这帮单身朋友的谈话时，列文又问自己：在他的心里，到底有没有他们所说的那种失去自由的惋惜心情？想到这问题他不禁微笑。“自由？自由又有什么用？幸福完全在于爱 and 希望：希望着她的希望，想着她所想的，也就是说，不言自由就是幸福！”

“可是，对于她的希望、她的感情，我又了解吗？”突然他听到这么个低低的声音。微笑消失，他进入沉思。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产生，他感到怀疑和可怕——对一切事情的怀疑。

“如果她并不爱我呢？如果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呢？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的是呢？这一切该怎么办？”他问自己。

“也许她会变得清醒，等到结婚以后才知道她并不爱我，而且不能爱我。”于是他的脑海里浮起了有关她的奇怪而又邪恶的想法。一年以前，他见到她和渥伦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好像就是昨天，他嫉妒起渥伦斯基，并且怀疑她并没有告诉他所有的真相。

他飞快地跳了起来。“不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！”他自言自语，“我要去她那里，我要去问她；再对她最后说一次：我们现在还是自由身，我们还是维持现状的好！无论什么都要好过永远的不幸、耻辱和不忠！”他心怀绝望，怀着对一切人，包括对他自己和她的愤恨，他出了旅馆，坐上车去她家里了。

他找到她时，她在后房里，正坐在一个箱子上，和一个使女一起在安排什么。各种颜色的衣服散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，她们在挑拣着。

“噢！”她一看见他就喊了一声，高兴得容光焕发，“你怎么，您又怎么！（近几天她总是轮流用这两个字来称呼他。）我想不到你会来呢！我正在整理我以前的衣服，看哪一件适合给什么人……”

“喔！挺好的！”他有点郁闷地说，眼望着使女。

“杜尼亚莎，你先走吧，回头我再叫你。”基蒂说。“科斯特佳，什么事啊？”使女一走，她就明确地用上了这个亲密的称呼。他的脸色异样，又兴奋又阴郁，令她感到恐怖。

“基蒂！我太痛苦了。简直一个人无法忍受，”他绝望地说，他站在她的面前，带着恳求的神情，注视着她的眼睛。她的脸是深情而忠实的，他从这里看出来，他所要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结果，但他的疑惑，他还是要让她来亲口消除。“我是来跟你讲，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，什么都来得及挽回和取消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已说了不止一千次，而且我不得不想的……就是我配不上你。你没有可能愿意和我结婚。考虑一下吧。你错了。反复地考虑一下吧。你不会爱我的……要是……就还不如把它说出来，”他说，眼睛并没有看她。“我会非常痛苦。别人

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好过不幸……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说出来总是要好一些……”

“我不懂，”她害怕地说，“你这是要反悔……你不愿意结婚了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如果你不爱我的话。”

“你疯了！”她恼怒地叫起来，满脸通红。

他的脸看起来很可怜，她还是把恼怒抑制住，把衣服扔在扶手椅上，坐到他身旁。

“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？告诉我一切吧。”

“你不会爱上我的，我想，你怎么会爱上我这种人呢。”

“我的天！你让我怎么办才好？”她说着，哭了出来。

“啊！我这是干了什么呀？”他叫起来，在她面前跪着，吻起她的手来。

五分钟后，公爵夫人走进房来，她看见他们和好如初了。基蒂让他确信了她是爱他的，对于他提出来的她为什么爱上他的问题，她作了回答，并表明了之所以爱他的理由。她说，是因为完全理解他，知道他喜欢什么，而且他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，所以她爱他。这样，他好像是弄明白了。当公爵夫人来到他们这里的时候，他们正肩靠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，两人在争辩着，因为基蒂要把那件褐色衣服给杜尼亚莎，这是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衣服，他却坚决认为那件衣服永远不要给别人，另外一件蓝色衣服倒是可以给杜尼亚莎。

“你怎么弄不懂呢？她是褐色皮肤，蓝色衣服不适合她的……我都考虑到了呢。”

公爵夫人听到他来访的缘由，半真半假地生起了气，她叫他赶紧回去换好衣服，梳发匠沙尔里马上就要来给基蒂梳头了，请他不要在这里打扰她梳头。

“实话告诉你，这几天她没有吃一点什么，人都变得消瘦了，你倒来说些痴话烦她，”她对他说，“快走，快走，亲爱的！”

列文回到旅馆，这件事虽然让他感到内疚和羞愧，但也让

他得到了安慰。他哥哥、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都已经穿好了礼服，正等着用圣像给他祝福。时间一刻都不能耽搁了。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还需要乘车回家把她儿子接来，她儿子卷了头发，并抹了发油，他将手拿圣像跟着新娘。并且，还得派一部马车去接伴郎。另一部马车送走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后，还必须倒回来……总的来说，还需要考虑和打理许多复杂的事情。有一件事是明白无疑的：不能再耽搁时间了，因为已经到了六点半。

用圣像祝福的仪式搞得很不是那么回事。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的庄重姿势颇为滑稽，他和他的妻子手里拿着圣像并排站着，让列文鞠躬至地，他带着善意的讽刺意味，微笑着祝福他，并且吻了他三次；达里娅·亚历山德罗夫娜也照样做了，完了就匆忙地走开，忙着去安排马车了。

“哦，我看只能这样了：你坐自己家里的马车去接他，如果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同意的话，请他到了那里之后就打发马车回来。”

“我当然乐意！”

“随后我们就和他一起过去。你的行李有没有送去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说。

“送去了。”列文回答。于是他吩咐库兹马，拿出他要穿的衣服。

三

教堂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，有一大群人，多数是女人，围在教堂里。窗子周围蜂拥着那些来不及走进人群中间的人，他们推挤着，吵闹着，从窗框里窥视。

